

艾芜全集

第17卷

日记 (1963—1965)



艾芜

成都时代出版社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艾芜全集

第十七卷

· 日记 (1963—1965)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  
艾芜全集. 第17卷 / 艾芜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411-3881-2

I. ①艾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②日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8666号

---

艾芜


AIWUQUANJI

全集 ⑰ 日记 1963-1965

RIJI 1963-1965

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  
编辑统筹 郭 健  
责任编辑 张庆宁  
责任校对 王 冉 舒晓利 文 诺  
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  
封面设计 任 熙  
责任印制 唐 茵 等

---

出版发行  成都时代出版社  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---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  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---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165mm×230mm 1/16  
印 张 28.25  
字 数 420千  
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  
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881-2  
定 价 10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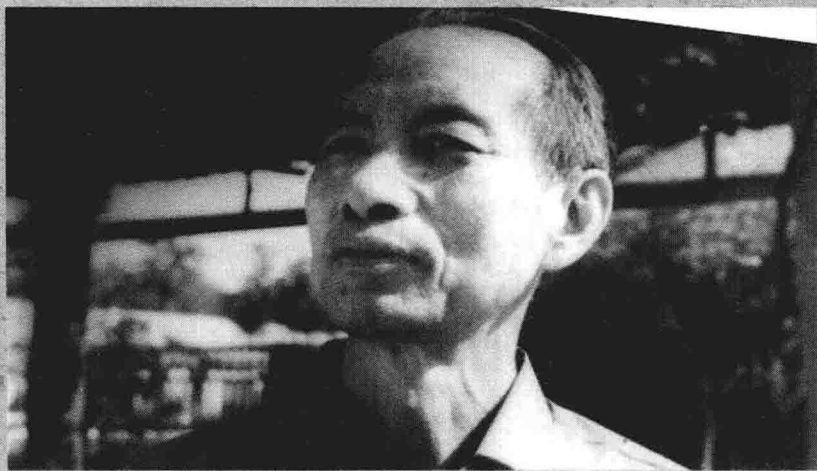




|| 1985年在成都红星路二段87号家中浇花



|| 1963年春天在成都访问老红军



|| 1972年8月在四川凉山

# 目录 A I W U Q U A N J I

---

1963 年 ..... 001

1964 年 ..... 292

1965 年 ..... 353

## 1963年<sup>①</sup>

### 2月11日

在合川县访问刘银洲。

刘银洲是合川县前塘乡(前塘乡黄金多)的农民,会弹棉花,兼做棉花生意。他为逃避国民党抓丁,曾跟老春官学过送春牛的职业。每年九月起,送到打春止。送春牛时,须戴乌纱帽,着鞋袜,不能光脚穿草鞋。又屙尿时,须将纱帽摘下,否则,老百姓看见了会来打他骂他。因为春官戴纱帽屙尿,老百姓认为会天干。春官到人家去,主人家一见了就高兴地喊:“春官来了,快吆<sup>②</sup>着狗!”春官便说:“主人家,恭喜恭喜。”主人家问:“今年闰月吗?牛儿牵起走还是吆起走?”因为牵起走,年成好,吆起走,年成不好。春官唱二十四个节气:“正月迎春……二月惊蛰与春分,家家准备把田耕。三月谷丙新,一子落地生万子,人收五谷庆丰登……”春官手里还要拿一根棍子,准备打落狗的牙齿。向有钱人送春牛时,要向有钱人多要钱,不给就老说下去。向贫农送春牛时,有时就不要钱。送的春牛,是县里印的,包成多少钱,多的就归自己得。

他初入农会,是亲戚到他家,暗中同他谈话:“听说八路军那边对贫苦农民好,不拉丁……”又说:“不让国民党拉壮丁,只有大家齐心抵抗他。”还用筷子打比喻,说一根筷子容易折断,一把筷子折不断等等。然后告诉他组织

---

① 1962年无日记。本年艾芜创作第二次南行题材的短篇小说,陆续发表12篇,后以《南行记续篇》为名结集出版。

② 吆:川话,驱,赶。



农会的事情。他如果要加入，就要守秘密，还要串联三个人，那三个人又要串联三个人，共有十人，就能加入。他就找亲戚，一下就串联了三十多人。要约青壮年和没有田地的，不要绅粮、乡保长。

他的亲戚又介绍他与领导人认识并一道工作。刘银洲去找一些人谈话，他只能讲一些简单的道理，几句话就完了。这时就由坐在旁边的领导人讲，那时把领导人称为先生。先生就出面详细讲明。他去串联人也是用听说八路军如何如何，某处的农民如何如何开始。还说“我们这一坨<sup>①</sup>有八路军也好，组织好了，揭锅盖的人就是我们了。”串联起农会的会员名单有七八千人。他们对乡丁说：“你我都是土生土长的，你何必挤我们干人。”把乡丁的心说软。

有一次，他背许多纸币和西药去交给一处联络站，在路上休息时，发了痧，便取出药来吃，因为认不得字，错把碘酒当成十滴水喝。刚刚喝进口，觉得不对，马上吐了，但嘴巴还是烂了。吃饭都难。交了东西后，叫他住在保长家，取名姓王。刚好来了镇上的乡丁清查户口，保长不在家。乡丁问：“有外人吗？”保长的小婆子就说：“没有什么人，就只有个外甥。”乡丁问：“姓什么？”“姓廖。”刘在里面屋里，没有听见。找他出来问时，他说姓王。这就不对口了。便把他抓起走。又那几个接着他的药品和纸币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的，也被抓着。他们看见刘被抓来，就向刘摆下巴示意，叫他装不认识不要打招呼。后来他们关在一道也叫他不要招呼。刘低声说：“晓得。”那些人都是知识分子，就对乡丁说是学校的老师，放暑假回来的。因而得到释放。刘则被认为最可疑。但在审问他时，他说他母亲先嫁给姓廖的，后又嫁给姓王的，保长的小婆子因而说他姓廖，是没有错的。这样的口供是好，但需要保长来保，不幸的是保长惧祸逃走了。幸好十几个乡丁里面，有一个人认识刘，而且是加入秘密组织的（抓刘那天他不在），他一知道是老王（刘在秘密组织中叫王兴发），就告诉其他的乡丁。那些乡丁就主张把刘偷偷地放了，只假装放几声“样枪”。当天晚上就把刘放出，还招待他喝酒。把放他的事

<sup>①</sup> 坨：川话，地方、区域。



告诉他，还说大家愿意拖几杆枪跟他跑了。刘劝他们不要这样做，要静待时机。只要他们去找保长，他出面来保就可以。找了两天，找到保长了。保长来时，打保条，手不住地抖。同时，那个反动的镇长就教训刘：“年轻人，要懂得好歹，不要出去乱顺流。”刘说：“我什么都不懂，连袍哥都没有加入，就是逢年过节送不起蹄膀肘子。”镇长骂道：“去你钱，丢你妈的蛋。”

武工队中有两个土匪叫秦耀、秦鼎的，由组织上供他们吹鸦片。他们去抢地主的手枪。那时农会会员都有长枪，因为表面上都是地主们的团丁。他们都知道地主有支手枪。没有抢到，就抓了地主的小孩，送到刘家来养，要临时请保姆颇为麻烦。刘银洲说这本来不该抱童子的，但已抓到，只好收下。可是地主的孩子难养，终于死了。这两个土匪，常常想抢人。由于这次抱了地主的孩子，反动派加紧清查，使刘不能在家乡待下去了。于是组织叫他到川北另一地方去“开荒”，他问去什么地方，领导人说：“你跟着走就是了。”关于他离乡的原因，还要补充一点。就是过年期间，他的亲戚来做客，其中有一个是做宪兵的。刚好在打麻将的时候，秦鼎、秦耀的那些武工队的人来他家。他们头戴博士帽，身穿长袍，背冲锋枪，便被宪兵发觉了。便报告上去，使他不能待在家里了。刘去到川北，就帮丘二，名义如此。事实上可以自由活动，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，但也要替主人做好些工作，不要工钱，只要饭吃。主人中有知识分子，也有农民。他们都是加入组织的。在一农民家，吃胡豆，不能饱。他就设法买糙米，再卖出去，中间赚碎米来生活。在挑米卖的时候，就向别的挑夫进行宣传。又是听说八路军等等开始，又说到别处抗丁。他和知识分子的主人，集合农民，他开头说，知识分子做补充。他给主人背背篋，和主人去赶场，被地主认出。因为那不是本地的背篋，想是外地人。追查的结果，刘只好离开，又到外地去弹棉花。开始到岳池，同一女教师接头，带两支笔和一盒墨作为把凭。后来刘又去弹棉花卖棉花，生意不错。主人也是加入组织的，但把赚来的钱，用来嫖他的姨妹了。刘劝过他。刘常常利用时间进行活动。看见那里的新兵游园，他也去，顺便进行宣传。

谭剑啸说四五年双十协定以前，下广安去整顿党组织。他以前在那里做过县委书记。下乡前，在红岩听主席的报告。他到农村去以中小学教员的身份掩护。新四军的重庆广安组织散了。他的初中同学在广安做教育科长，于是要他的同学留三十个中小学教员的位置，谭想要把广安搞成小延安，因为那个同学也知道谭的政治面目。整顿的党员中有乡长，他们不敢做佃户的工作，他们只是伺机而动。当时地下党提出的口号是统战高于一切，一切为了统战。

一年后的四六年，谭又下到广安住下去。谭做地委书记，罗安庆任组织部长。贫雇农的生期会，地主富农商人的生期会，只要有人过生日，大家逗<sup>①</sup>钱去，一面吃，一面说抗丁。生期会父子女人都是可以参加，其中女的做生叫姊妹会，男的也可以参加。原有的生期会是抗丁性质的。生期会的规定是官兵相助，疾病相扶持。党组织将生期会改成为农会秘密存在（生期会也仍然保存），分为进步的和不断进步的两种。党组织抓基层政权，抓武器，抓两面派的政权，抓乡政权，在农民中建党建军和统战。开展以抗丁为主的运动。从育才学校和重大调党员下去工作。生期会的头都隐藏着的，真的头带四百多人。生期会有枪，白天长枪放地上，人不离枪。还有地下大刀会，那些人天天练拳练枪，地下党接近他们，同他们谈王维舟的游击队，他们才说他们过去就是游击队，二十多人游击了五年，专抢国民党的粮。广安的《民生报》是中央社办的，但报纸内容有新华社的消息，因报社内部有共产党员。广安警察局长当时也替地下党通风报信。后来延安撤退的消息，令老百姓不安。

谭剑啸说他有一次同一位女同志坐滑竿，抬滑竿的人都是同志，经过一个镇市，被敌人抓了，关在镇公所里，足上坠起石头，吊在梁上不断加砖，一直加到十二匹。坠得他满头大汗，脚杆骨节发响，非常难受。他却咬紧牙关，不开一句腔。他刚进去的时候，里面有一犯人，对他端详一阵，说道：“你这样不像为非作歹的，定是受了冤枉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吊你，不要作声，不

---

<sup>①</sup> 逗：川话，凑。

然，就会更加痛苦。”谭见他是有经验的犯人，就依从了他。里面有人是加入秘密组织的，一回来看见这情形，而且知道他是谭剑啸，就叫赶快放下。而且告诉谭说，把你的案子弄成拐带妇女才好。谭依从了他。于是镇上纷纷传说拐带案，还嘲笑谭为老牛吃青草。因为当时谭的胡子已有几寸长。谭叫那个认识他的人，去到乡下一个姓刘的人那里，请姓刘的来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镇长来审了，他是谭读初中的同学，一下就认出来了：“呀，你是谭剑啸！”他非常地惊诧，因为那时谭是政府悬赏要捉的有名人物。谭没法不承认，镇长赶忙摸出手枪和子弹，以防万一。谭立即拿去了子弹，一面告诉他：“你今天放了我，明天我放你。你今天杀了我，明天就有人杀了你！”镇长知道利害，不敢杀谭，等到刘来后，就保出去了。谭刚进去的时候，还说袍哥话“城墙高万丈，里外要人帮……仰仗仰仗！”

## 2月12日

林梅侠讲廖玉璧和陈联诗<sup>①</sup>。

林梅侠说她是(重庆)社会大学的学生，曾经听过我的课，因此见面就说是我的学生。原来她在政治经济系，有何其芳和我在文学系讲课时，她才来听。这都是她告诉我的。我简直不晓得。她矮个子，有双大大的眼睛，人很灵活，讲起话来，富有感情，常发笑声，使我想起像陈联诗讲话的态度和神情。她小时参加过儿童演剧团，所以说话时，极有表情。一九四八年她的丈夫被捕，她在重庆住不下去，心情也很苦恼，再加那时又怀有身孕。她的堂兄林向北和堂兄的爱人劝她上华蓥山，于是她把一个孩子交人带养，自己随着林等离开重庆。当时重庆检查很严，她只好装成学生，说是没有考上学校回家去的。带着被褥和箱子，登上临江门的木船。国民党的兵上船检查，把她的被盖和箱子全翻了，她讲自己对他们发气，装成土佬肥的女儿。

廖玉璧是岳池人，后入东南大学体育系。陈联诗会刺绣，由舅父养大。她与表妹三人读中学时，别的女子都坐轿子，她们不坐，街上的人都看她们，

<sup>①</sup> 陈联诗是小说《红岩》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一，廖玉璧是她的丈夫。



跟在她们后面。陈联诗一九一二年就剪了短发，还帮其他人剪短发。当时有青年人写情书给她，其中一人就是廖玉壁。她的舅父知道后，不准她读书，认为是败坏了门风。她反对包办婚姻，婚姻风波闹得很大。廖从成都高师寄《新青年》杂志给她，后又约她到南京，她进东南大学教育系，廖进体育系。一九二六年他们回岳池，廖将分家得的田地用来买枪，那时他已入共产党。当时的岳池县长，是廖在高师的老师，廖做民团大队长，开始催租催税，保护大商人。后来他设法取消了一些税，农民认为廖大队长做了一件好事。廖借收捐清乡之名，到处查看地形。

杨森被广安岳池人称为耗子精，杨是广安戴世场的人。杨森部队驻广安、岳池，陈联诗跟着廖到处走，二七年陈联诗做妇女工作。廖与杨森部队打了一仗，廖自己的人散了，逃到二娘家，被包围，他放火逃走。廖逃上华蓥山庙里。陈联诗被捕了，关在狱中。大家知道是飞毛腿的老婆被抓住了。旅长想软化她，要她说出廖的住处，又说跟着廖没有好处，想调戏陈联诗。旅长说“坐拢来”，陈去打他。旅长叫人拖陈去，说软的不吃，吃硬的。第二天就打她，问她有什么话说，陈说：“我是你菜板上的肉，横切竖切由你！”另一人被打死，陈联诗喊：“打倒军阀！”旅长又来说“受惊了”，第二次来时送来二百元，她收了（同狱的同志说可以收），分给狱内的人和狱卒。一月后，廖玉壁派武装，把她从狱中抢出。狱卒里应外合。这是一九二七年的事。

陈联诗到广安中学教语文，廖到中法中学教书。重庆“三三一”惨案中廖受伤，廖在“三三一”集会上，为了保护主持集会的杨闇公而受伤。廖后来逃走，躲进一个卖汤圆的铺子。

陈联诗还学打猎，她是二八年入党的。林梅侠说陈联诗像一团火，三分钟就同人熟起来，用钱大手大脚，像个豪侠。有个人英雄主义（思想），但阶级观念重，对敌人强硬，对同志好。可以难衣难食，没有名誉地位观念。陈联诗左手打枪打得准些，右手差点，因为她左手吃饭。她经常带六个人运枪。第一次从重庆运枪，运六十四支步枪，一万二千发子弹。靠旅长和袍哥李云利的名片走过嘉陵江。第二次从马盘山运枪，是第一次起义时藏在那里的。藏枪那边的人如何了，不知道。陈化装去会那人，了解他还好，才说

明来意。枪和手榴弹装了四个大箱子和两个小箱子。原来藏在石棺内的。八个人来送，她的六个队员来接。陈联诗鞋子上套草鞋，走在前面，抱着点燃的香。山上恶霸地主的队伍看见了，来追。他们躲进麦田，敌人七八人，走去走来。有一个来接应她的人唱寿字歌，告诉她队伍来了，来接应他们的部队都唱山歌，包围了地主的人，缴了他们的枪，脱了他们的制服，放了他们。第三次运枪，在锣锅塘，是以前藏在那里的。陈联诗把子弹扎在身上。他们要通过的一条路，有杨森的一个连守在那里。陈联诗手下的人去招待卫兵吃酒，三个卫兵只留下一人守场子，另两个吃酒去了。陈走过时，要搜查她，她骂卫兵“妇道人家不许查”。她走过后，突然听见后面枪响，有人追。她带领手下五个人上山，敌人五十人来追，打乱枪，天擦黑打起火把，六人中除一人第一次打仗，其余的人都能打双枪，打死敌人数名，敌人不敢来追了。后又有连长骑马打火把来追，但不前进。敌人打火把来收尸，陈打双枪想把收尸的敌人打死，又想到这些人的女人儿子怎么办，但当时只有打，又搞到了八支枪。他们原本只有手枪。她用步枪打死了连长。敌人逃走。天要亮了，敌人说“共老二来了”。这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事。

枪运到华蓥山的庙子内，那里住了几百人，廖玉壁驻扎在那里。庙子里面有十二殿，有和尚二百多人。有好些小和尚是穷人家的，在庙里练打拳。军阀要争庙产，和尚要保护庙产但搞不赢军阀，廖玉壁支持和尚，和尚也就不干涉廖的活动。农民赤卫队在树林里练武，一九三〇年搞武装秋收。地主军阀来收粮，廖带人和他们抢收，打了一个大胜仗。那里成为红色区域。华蓥山由此红起来。当时那里是王尧土恶霸的民团，战斗力差。

打下岳池，又打邻水，失败。三四年陈联诗到重庆办被服厂，规模达到一百部缝纫机，但几个月就垮了。白天工人上班，晚上教工人识字。拉到军队的被服生意就做，华蓥山得到钱和衣服。陈请军人来做衣服，又送他们衣服。陈当被服厂的经理。大家喊她女光棍。

廖玉壁被杀时说：“杀死我一个，杀不死千千万万个。”当时十二个队员身背石头跳河，有四个人活出来了。到重庆给陈联诗送信。他们住在重庆悦来旅馆，陈还在搞被服厂。送信的人见陈听到消息后昏倒了。

陈到农村基地进行革命。她在会上说：“先烈死了，廖大哥死了，我们还活着。剩下的孤儿寡母也要革命，我如背叛，有如此下场。”她把燃烧的香用马刀砍断。

后她被派到万县等地被抓，是有人放烟土在她箱子里被捕的，她在狱中做大爷。

## 2月13日

刘银洲声音洪亮，性格开朗。长得宽皮大脸（长方形的脸），粗眉大眼，身材高大。

刘被捕时，乡长打电话说有个高大汉最可疑，明天押去县里。乡长主张打洋炮放走刘。放走时由牛贩子送他到队伍。牛贩子要跟他一道参加革命，刘要他以后再加入。当晚会见王璞（又叫刘胡子）。他对刘说：“好同志，我晓得你。”王璞手腕上吊个钱袋，他对刘银洲说：“你管伙食，钱袋不可丢掉。”当晚刘买老百姓的米来推，王对刘说：“一定要给钱，你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？”“学过。”刘说。王要求他“按规定办事”。他们组织了三四千农民，打到武胜县，秦鼎、秦耀打冲锋。因农民没有枪，好多人就回去了。其实武胜城内的兵都跑完了，农民们没有进城，不知道兵都跑了。当天敲锣打开粮仓。那天夜里，队伍转移，天落雨路滑，刘银洲背过好些人。他们走了十五里到回龙寨。群众送菜，还吃条一百五十斤重的猪来杀了，给他们三石米。敌人来攻几次，农民队伍喊“不要打，我们是八路军”。第二天白天敌人打得更凶，国民党的兵喊活捉王平环（乡长，石板坡的地主）。当时的困难是没有子弹，因农民每次乱打一气，说过瘾。兵工厂的工人挟着小机器同他们一道夜行军。他们准备过渠河，去大巴山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刘银洲叫老百姓多煮点饭，妇女们说：“我们以为你们是土匪。”老百姓告诉他们什么地方有恶霸乡丁。那天夜里突然打了几枪，队伍一惊就散了。刘银洲想找领导人王璞，但已经找不到。又不敢吹号，到处是十个八个的人。刘把散兵集合起来，走到院子，才知道有好多赤色群众等着给他们带路。一路没有阻拦，到了山上看得见岳池。原路，敌人又打来。另一路的秦鼎冒死撤退，见到卡子



就打，他异常勇敢，双手打枪，有时用长枪。

队伍走到木瓜寨，太阳落坡。这里属于王平环管，他知道情形。大家进寨休息，王平环任司令员。这时自己人的枪走火，打伤王璞，敌人也打来了。他们要刘银洲抬王璞去敷药，大家见王璞伤得很重，都哭了。等砍好竹子做滑竿时，王璞落气了。刘银洲取下他的左轮，用布单包着他。人员已分成两路同敌人打。而刘银洲睡着了。别人说敌人的手榴弹打进来，都惊不醒刘银洲。他们只好把刘银洲背到山坡上放下。敌人逼近了，到了石板沱，王平环回家。刘银洲和其他人藏下长枪，短枪手榴弹带走。队伍就五个五个的散了。队伍里人说刘银洲：“你狗日的扯噗鼾差点出问题。”

刘银洲和他的同伴，装成做棉花生意的，守卡的人看见他们还是喊：“土匪来了。”两人开枪打，逃走。逃到一个老太婆家要饭吃，他们向老太婆说是人民的军队，老太婆很欢喜，给他们做饭，两人用衣襟包着一面走一面吃。刘回到亲戚家，亲戚给他推豆花吃，他吃不下，只想睡。

刘银洲回家后才知父亲被绑，用七石谷子保出。农民见了刘银洲有的高兴，有的哭起来。邮局和药铺是联络点，他做好这里的工作，要紧的信，都由局长存着。从邮局得到淮海战役的消息，他编歌谣：蒋介石用老瓜布做衣裤，灰灰一时……因他学过春官，故能编歌谣。

大家都想法到重庆找组织。国民党还到处抓人。前塘乡要抓的人的名单登在报上，有刘银洲。他与另两人去重庆，半月后又回家，从后门进。怕他的坏叔父知道。他先叫人通知家里，后门不要关。父亲见了他抱怨，他对父亲说解放了几石谷子还得起的。他对父母说不能长住，要走。父母哭了。他的儿子已四岁，看见他就喊爸爸回来了。孩子还喊：“妈妈，爸爸回来了。”刘银洲吓得抱起孩子躲到另一个叔叔家。这个叔父是好的，那个坏叔父是地主的保长，最坏。刘银洲走时，对父亲说：“楼上棉花一挑，你拿去卖了，有床帐子，你拿去挂，你叫三姐来往，帮你种地。”刘说到这里哭了。显然当时父子都哭了的。

刘讲话，很富热情。父母骂他，他说：“人家都骂我，你们也骂我。我要坚持革命，革命不成功不回来。”刘对父母说：“我们家族从湖广十一代上以

来都种地，我们读不起书，你还骂，刘家没出息。我出去得到知识，而二哥在家被拉兵逃跑枪毙。因为躲拉丁，我逃了两次，到重庆抬石头。《新华日报》免费送报给我们看。所以我要革命。”爱人问他枪怎么办。他把枪拆了，包在油罐内，对爱人说千万不要给别人说他回来了。刘银洲与另外两人到了合川，合川熟人多，怕被人发现，只能躲在栈房内。后来买到去重庆的船票。接头的人把他们带到张公馆住，给他另取名字叫刘成熙。接待的人姓廖，不是党员。他是张公馆的秘书。喊他廖大哥，廖单独有办公室有电话。他让刘漱口刷牙，刘从此讲卫生。刘晚上睡沙发。廖先安排他给国民党官员家煮饭带孩子。他在国民党家里看见男女在小客厅里跳舞，男的拖着女的，刘很厌烦这些，就离职了。后来又安排他到《世界日报》内给编辑做饭做菜，他不会由厨子教。

有一天刘去买菜，遇到一起革命的小罗，刘上去招呼，罗不认他，说你认错了。刘说你不认算了。罗反过来又问他：“你找到关系没有？”

晚上听人讲地下党员杨希勤的事迹。杨希勤当时的身份是中学校长，那个学校的教职员，大都是党员。以前的校长出门坐滑竿，杨出门走路提个包包。他们白天在学校工作，晚上到别的乡开展工作，也叫学生下去摸清各阶层的人物，并宣传抗丁土改，苏联延安。学生做宣传组织工作，无心读书。希望解放后再读书，他们反对特务教师。

华蓥山上的大庙当时迷信活动很大，大地主的老婆都来拜佛。陈联诗也拜佛，她拜佛回家后盘腿打坐。当时有些人对她有反感，陈那时四十七八岁。记忆力非常强，短的经书一读就能背诵。庙内有一尼姑，做师父，陈说有天夜里，自己身上起一团火，尼姑就趁此宣传，佛徒们都相信了。敌人要抓林向北等人。陈到重庆躲了一段时间，一九四八年又回到岳池。国民党在中和场设一警察所，所长是外地来的人，又是特务，姓赵。陈同他认亲戚。本地豪绅搞了一笔鸦片有二百两，陈要赵拿钱分一笔鸦片。豪绅们不肯分出，怕暴露。陈向段功武（国民党支部书记，红帮大爷）献计。段要人赶快向赵塞包袱。又不便直接出面，就要陈代送。陈让段和赵有了矛盾，又拿着赵

的把柄(陈做赵的三姐)。当时陈的活动,国民党已注意(赵当时三十多岁,人刚强)。陈拿了包袱后要请客,估计段功武不会来,因他是杀烟犯的凶手。陈由此又挑拨了段赵的关系。赵见段不来,大发脾气,说决定要整段。陈说:“我常被段等人整,他们还说我是共产党。”赵说:“三姐不要怕,有我,他们有把柄在我手里。”外面对陈有谣言,陈向赵说:“谣言那么多,要杀就杀。”赵说:“三姐不要怕。”陈激赵,挑拨地主势力关系,赵大怒,把抓陈的把柄全盘托出。陈说:“抓好了。”赵不能做,因他怕牵连。他把把柄即黑名单拿出给陈看。这样才使名单上的人安全撤走。

当时重庆派两个特务去,陈向赵说是共产党。赵立刻把两人抓了。

赵后来起义。

陈的儿子是中和场支部书记和武装队长。

某人讲陈:

1. 对名利不留恋;
2. 群众关系好;
3. 节约电,一手拿油灯,一手画画,自己不用电灯。
4. 大炼钢铁时,她拉砖,怕自己落后。不到儿子家,相信组织。

陈联诗相貌:鹅蛋脸,瘦点,眉长而秀,眼睛美丽。显得聪明,眼含毅力,鼻直而美。眼睛比较长,眉更长略浓黑,收梢弯曲。整个脸显俊秀。身材中等,苗条。

俊秀、聪明、机智、仔细、热情、善笑。

廖玉壁自题像词:革命意志从此确定,人生意义从此认清,一弃从前梦想的爱的生活、怯弱意志,以我之身,献诸人类社会。不复为一个人而牺牲矣。一九二五年入党题。

廖外号飞毛腿,又名高人。廖曾经一天走过三百六十里,从重庆到岳池。

## 2月14日

晚上访问廖亚彬。他谈华蓥山游击队情况。武胜县的黑尔场的石碾楼院子,住着三百贫农。某天正弄晚饭吃,侦察员回来说,黑尔场有内二警的